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宋

仁宗皇帝

壬慶歷二年春正月復權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錫采予券趨京師權貨務。朱初京城量權

貨務後但給金銀交鈔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鈔往還而不積茶貨

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榷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

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承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

自輦運以徇前。民之充役者主官物制見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

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權

二月置義勇軍。詔選河北諸州疆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

之其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詔舉將才

契丹來求關南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乃

集羣臣議南院。遼官制分北南院北院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政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雖

猶為接伴使能令特敬且盡得其隱情小

試之而已
效報聘之
遜誠無出
其右者夷
簡之薦爲
得人于國
事自有裨
益史稱夷
簡不悅弼
因薦之而
歐陽修爲
之乞留是
徒以弼之
夷險爲要
而置使命
之得人與
否于不論
豈真忠于
國家之見
哉

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國舅大父房之後翰林學士劉六符。河間人唐節度使仲之後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并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呂夷簡奏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鬻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事見左傳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眞宗駐蹕之所城焉。議者遽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郭使命北
朝乃邊圉
重計所係
設書詞與
口傳異其
爲害于使
臣者尙小
而貽誤于
國事者實
大幸而軀
中途啓視
得與不啓
和議否則
債事矣政
府承議制
書豈容或
有訛舛卽
過出無心
尙且不可
況意存傾
陷挾私讎
以敗公事
乎獨怪仁
宗遣使外

秋七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百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是知諫院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得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求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事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國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大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

邦國書既全不寓目及弼馳還入奏又任晏殊諫詞掩飾不加究詰當時政治尙可問耶

質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其夫氣而其時宰相晏安務爲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

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寶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請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暨契丹平。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遣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遣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然後頗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嘗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

趙勝之勢既成益見其慷慨不耳

昌朝力辭之奉使過行賢不肖相去不可即其所陳

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字潤甫孟父房之後及劉大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

二字臣以死拒之虜命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送至白溝

仍遣知制誥梁適字仲賢東平人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蕭舊作札

閏月元昊遣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真定人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元昊入寇攻鎮戎軍先是知延

州龐籍言夏境旱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綱哩拉即野利旺榮舊雅

奇舊作遇乞今改兄弟令內附即昇西平爵土綱哩拉令拉默特舊作浪理今改薩勒奇舊作賞乞今改瑪尼舊作媚娘今改三人詣神世

衡乞降世衡知其誣曰與其殺之不若因又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

情便于和世衡以白籍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至是元昊果大入王沿使葛懷敏督諸兵

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在固原西北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

在固原州西北與隆德縣接界秦勝故址也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馬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屠

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縢啖契丹使

朝廷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

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擢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則方鎮太過之弊也

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日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預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

諸弊亦不過藉紙上生談以飾其規避之迹仁宗乃嘉予之所為與呂后對冒順同軌史臣方稱其美德吁可怪哉

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

字伯庸虞城人體量安撫

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萬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

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使王懷德

繼忠子

諭之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

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

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

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

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

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總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于是

諸路並罷經略使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

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徵處士孫復

字明復晉州平陽人

為國子監直講

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

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官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

徒亂人意。于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夷相半。人困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

怨之。种世衡又以計遣王嵩。本僧人王光信世衡奏補三班借職更名嵩遺書問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奇兄弟皆得罪。綱哩拉

有才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衡謀間之。乃爲機書遣嵩遺綱哩拉言。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已授夏州節度。并以

索綬畫龜喻其早歸之意。綱哩拉得書笑曰。种使君長矣。何爲此兒戲。乃執嵩以書自諸元昊上之。元昊果疑

綱哩拉不令歸。而綱嵩竄中遣人詐爲綱哩拉使。使世衡知其爲元昊所遣。故爲款語而厚遣之。使還元

昊出嵩竄中。而綱哩拉已報死矣。世衡知其謀已行。復爲文以祭綱哩拉。悼其兄弟有意本朝。垂成而失投之

境上。夏人得之以獻元昊。元昊既失一將。久之知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帝亦以西鄙用兵日久。心厭

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王嵩。使與文

貴以書至延州議和。續綱目作文貴以綱哩拉書議和。考宋史种世衡傳。元昊得王嵩書。遣李文貴以綱哩

綱目採錄殊混。今依宋元通鑑改輯。然猶侃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

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大宅使賀從最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

鼎國烏珠。舊作泥定國。元卒今改正。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烏珠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最

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

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元昊稱男而不稱臣。其不肯服事之心。迹已露。龐籍奉命議和。即當執名分大義。爲之開導。如其不悟。則移兵致討。以伸國威。可耳。至烏珠乃酋長之稱。與吾祖字義了無干涉。願據內地。鐵音與之爭較。非惟爲西賊所囑。實貽千古笑柄。其後富弼所論。量爲一體。察其猶不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大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罷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坐具有倚曰兀與昇也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廟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于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

字仲儀旦子

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增置諫官以修等爲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

乃上疏曰修等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然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

裏亦言烏珠之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
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會舊作如定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戢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者二

人俱來或恐國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

等願用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

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字君脫開封咸平人亦因對極論之帝

未省遽赴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人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

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

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毫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

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

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天下之勢譬猶病者

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能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

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始於此矣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帝禱於西太乙宮。是日雨。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旦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于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壬申。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同日復以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命宰相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邊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令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

為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惟府兵法案以為不可而止嗣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貴邊十三策大約以進退不肯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

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器備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遇將帥明按察豐財利

入官去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

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冬十月以張昞之字景山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

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彊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

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

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于是昞之等首被茲選昞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字子山

人京東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河東李綱字公素京西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

路哭耶遂
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選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

中置審官院前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

絃易轍而

之必不改
保公廉者
年之中安
計上開一
者且以歲
不可究詰
其弊混淆
倒置否則
枉徇否則
稱職方無
果皆廉明
按察之人
誠便然亦
其於考核
賢否瞭然
朱墨標識

中材者之必無奮勉宋史選舉志選人官七等一曰留守節察判官二曰察節掌書記

自效者乎使防團判官三曰軍事判官留守節察推官四曰防團軍事推官軍

至逐路遞擇州縣進錄事七曰軍巡判官司理司戶司法參軍簿尉以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

退自由久仲淹言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朝官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

援附之習尤非良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呂安知院劉元瑜以為徒長奔競非所以

法三職考績十一月更立蔭子法太祖初立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皆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

朝廷激揚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七階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

大綱自當奏薦之恩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省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

通核其才五弟姪年過十二乃得蔭由是任子之恩殺矣

品及三年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字之翰許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

中之實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

若何以定英斷以懣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寶也

衡轉憑一甲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字周翰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

保任為權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

時之豐譽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于是復命曾公亮字明仲泉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

安見清望常經不在

官之必可政體自有

璽信乎元誠為確論

長奔競而非養廉耻

瑜所云徒政體自有

申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字周翰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

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

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于是復命曾公亮字明仲泉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

常經不在

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也
藉說書以
希進見不
知崇政一
御其為論
思納諫幾
何固不若
每日延見
羣臣咨詢
得失之實
有裨益也
故明末季
請御經筵
者連章累
及至接
見又復無
所建白則
又效尤師
民而浸成
習套矣

荆王元儼太宗第八子卒。元儼廣額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還人入使。必問王安。

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沈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

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因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區被讒感。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祁等

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今莫若教

士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

騁。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

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

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宜州唐置今廣西。蠻區希範思恩人作亂。詔廣西鈐轄宋諸路置總管鈐轄司掌軍討之。希範嘗舉進士。後與

其叔正辭應募討安化州。本撫水州祥符中改名故城在今慶遠府思恩縣。叛蠻自言其功求錄用。知宜州馮伸己字齊賢以為妄。

編管全州。五季馬氏置今屬桂林府。希範遁歸。與正辭舉其族作亂。推白崖山。即崖山本唐縣宋廢為蠻獠所據。曾蒙趕為帝。偽立名號。

破環州。宋羅廩州故城在今思恩縣。及鎮寧州。亦宋羅廩州在今思恩縣。宜州捉賊宋巡檢司有李德用擊却之。明年轉運使杜杞請趕等擒之得希範醢

以賜諸蠻 杜杞
字偉長 歸之子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

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具備。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

上。嚴師弟子之禮。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

取其法。著為令式。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

五萬五千。乞與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

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

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彊。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

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

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

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

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燬。况藉其

福以庇于民哉。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

之中。駭也。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相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譏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論行邊。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竦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于人。恩澤及于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契丹初修國史。

命耶律古裕

六院部人舊作谷欲今改

耶律庶成

季父房之後

等充史官。

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荊王之薨。識者憂之。臣

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帝用其謀。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秦王德

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諤爲穎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又有德昭孫守巽與從諤同封餘無考潤王即商王改封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先是元昊侵党項。党項諸部皆叛。契丹降夏。契丹伐党項。夏人救

之。至是契丹主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

契丹與宋
久議和議
元昊則宋
之叛臣是

宋於遼當以誠信相孚於夏斷無修好之理况遼因欲項叛降欲加兵於夏情事更無可疑而藉北邊以討西夏幸其成則可坐收其利即或不然亦可使兩國構怨以杜其緣附之萌如此機會豈可易得乃游移不定浸至元昊降附契丹勢益聯路而不可制亦失算之甚矣

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見欺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册不發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許公呂夷簡卒

諱文靖

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

選將命使二邊以監獨建募萬勝軍

禁軍也慶歷元年置凡二十營

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

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

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

都轉運使諫官奏留殊獨不許孫復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乃降

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

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說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于所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

不止乃命中使齎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乃不